

語絲第一二五期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出版

八巴貝克與法奇囉服爾德著

劉復譯

當先我住在恆河旁邊，婆羅門教的舊都，貝那嚒斯城裏的時候，我心上很想研究一點印度的東西。我於印度話已能勉強聽得懂。我聽得很多。看呢，那是什麼都要看的。我住在我的通信人阿莫哩家裏。這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一個最正直的人。他的宗教是婆羅門。我，可是敬奉回教的。在我倆中間，最重大的問題無過於這回婆之別了。但是我們各奉各的教。我們飲的是同樣的水，喫的是同樣的飯，像兩兄弟一樣。

一天，我們同到迦拔尼寺裏去。我們看見了許多羣的『法奇囉』。其中有的是『真其司派』，就是默想派。有的是古時的『基莫納派』的信徒，却是動的，不是靜的。大家都知道，他們有一種神聖的語言，乃是從最古的婆羅門遺傳下來的。有一部用這種語言寫成的書，他們喚作『三司克哩脫』。(註一)這是全亞洲中最古的一

部書，連『生得阿費司打』(註二)都比它不上。

當我走過一個正在讀這一部聖書的法奇囉的面前的時候，他忽然叫將起來：

『妄徒！我正在點數書中的字母，給你這一來就擾亂了。我自信我的靈魂可以進得鸚鵡的身體，現在却只能進得兔子的身體了。』

我要安慰他，就給了他一個囉比。

我走了幾步，不幸又打了個嚏。這聲音早驚動了一位正在入靜的法奇囉；他說：

『呵！我到那里去了？這是多麼可怕的墮落啊！我已看不見了我的鼻尖；天光已經消失了。』(註三)

我說：『要是爲了我的緣故，使你的眼光看得比鼻尖更遠，那麼，這一個囉比就算賠償你的損失罷。請你再去找你的天光罷。』

我開了這麼些的亂子，隨後便走到基莫納派的衆法奇囉的面前。於是有許多人，拿一種做得很精緻的小釘來賣給我，說禮敬婆羅門的時候，可以拿來刺在手臂上

和大腿上的。我買了一些，預備拿回去釘地毯。又有許多人把身體倒豎着，用手在地上跳舞。又有許多人在走繩索。又有許多人老是只用一隻腳跳着走路。又有許多人身上盤了架大鐵鍊。又有許多人背上馱了個粗劣重大的馬鞍。又有許多人頭上套了一隻斗。而他們心中，都自以為這樣便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

我的朋友阿莫哩把我領進一間寮房，去看一個極著名的法奇囉。這人的名字叫作八巴貝克。他全身一絲不掛，像隻糊猴。頸上盤了條大鍊子，有六十多磅重。坐的是一張木椅子，上面滿釘了釘，一個個的釘尖都刺入他身體裏；而人家看去，好像他是舒舒服服的坐在綢緞鋪成的軟榻上一樣。

有許多女人來向他問家事的休咎。從這上面看，可見他的名氣真不小。

我的朋友阿莫哩也和他談了好一會的話。他說：

「父，要是我經過了七個輪迴，你說，也就能到得婆囉門的聖土了罷？」

「那不一定。要看你的生活是怎樣。」

「我所努力的，」阿莫哩說，「是要做一個良善的國民，做一個良善的父，做一個良善的夫，做一個良善的朋友。我把錢財施捨給窮人。有時也借給富人，却並不取利。我和鄰人們往來，永遠是和氣的。」

「你坐釘不坐？」

「那是從來沒有，我尊敬的父。」

「我替你可惜：你只能進到第十九天。這真可惜。」

「怎麼呢！我的生活是萬分誠實的。要是我的命運是這樣注定的，我也就很滿意的了。只要在我這一條朝天進香的程途中，我能把我的責任完成了，而到了最後一步，我又能受到優良的接待；至於十九天或二十天，在我有什麼關係呢？難道在這一個世界中做了個誠實的人，接着到了婆囉門的世界中也快快樂樂的過着，還自以為不夠麼？而且，八巴貝克先生，就你自己說，你盤着鍊，坐着釘，將來能升到第幾天呢？」

「第三十五天。」

『我看你是說笑話罷！說你可以比我陞得更高，簡直是一種絕端的妄想。在這一個世界裏，人家要想好好的做一個人，你把他看作要不得，爲什麼到了彼一個世界裏，你就可以突然的偉大起來呢？而且，你憑着什麼可以希望比我受到更好的待遇？你應當知道，我十天之內所施捨的東西，總比十年之內你尊臂上所刺的釘子的作踐更大些。你整天的裸着體，盤着鍊，坐着釘，對於婆囉門做得好事了；你對於你國家，也就此做得好事了！我的意思，却以爲一個人種菜也好，種樹也好，他比到你們這些看鼻尖駝鞍子的靈魂過剩的人的全體，至少總要重要到一百倍。』

阿莫哩說完了這些話，隨即用溫和的話語安慰他，用手撫摩他，向他開導，向他設譬，結果，他居然願意離開了他的鍊和釘，由阿莫哩領到家裏，做起一個好好的人來。於是就有人替他洗澡，替他在身上抹起香油，替他穿起端端正正的衣服。

他這樣過了十五天的很智慧的生活。他自己也承

認：這種的生活要比從前愉快到一百倍。但是，他在民衆方面的信用，就從此失去了。也再沒有婦女們來向他問休咎了。結果，他爲恢復名譽計，不得不辭別了阿莫哩，重新回坐到他那釘上去。

(註一) 『三司克哩脫』(Sanskrit)即梵語，是語言名，不是書名。書名應當是『吠陀』(Veda)。這是服爾德弄錯了。

(註二) 『生得阿費司打』(Zend-Avesta)，火祆教的聖書。

(註三) 服爾德自註：法奇囉欲看天光，即以兩眼注視其鼻尖。

### 貓捕鼠喻

天行

貓能捉耗子，這是它的本分。一天，它不捉耗子又偷嘴喫琉璃缸裏的金魚，那就不成其爲貓了。同樣的，狗不看門而大拿耗子，自然也是多事，失了狗的本分。我說學術界的分工，猶如貓狗的看法拿耗子各司其事一

樣，——就是社會上的一切未嘗不可作如是觀。

『國故』這項意見真好比一個大耗子窠，『整理國故』的也得要肖屬貓的纔能勝任。明白的說，沒有拿耗子的本領不必冒充做貓！不能做貓也就不必管貓拿耗子的事；譬如一隻狗來拿耗子未嘗不好，不過決不如貓來的安詳穩靜。與其放開看門的事來鬧亂子，倒不如守一些狗的本分。這便是我對於『整理國故』的爭議的淺薄的見解，提空了說的比喻。

胡適之先生之於『國故』，自然是猶如貓之與鼠。因為他『拿國故耗子』的是非問題，西澐先生發了一些議論，大約——

(1) 不贊成胡先生做這『拿耗子』(胡氏自謂『打鬼』)的勾當。

(2) 不贊成現在『弄『國故』那玩意兒』。

西澐對胡適之的希望儘有他的自由，我們不是胡適之本人無庸起什麼辯論；不過有一件令人『莫名其妙土地堂』的地方，不得不提出。西澐說『胡適文存裏大部分是提倡

革命，掃除舊思想，建設新文學的文字；在那裏適之先生引我們上了一條新路。』這是不錯。我們看胡適之在這條新路上做了些什麼事，所有的成績是些什麼？喏，水滸呀，紅樓呀，儒林外史呀，許多的考證，關於清代學者治學的方法哪，有誰能不承認胡適之的大貢獻：『歷史觀念』，『科學方法』，『懷疑態度』，『實驗精神』？然則究竟他那部哲學史和文存的價值有什麼高下？我們知道他從美國一回到中國便做這部哲學史，文存是在後編印的。這兩部東西的內容縱有不同，著者的精神和態度恐怕哲學史還要比文存來的強有力。這未出十年的事，容或可以考查出來，是否是『在『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還須努力』的當兒，胡先生忽然立停了脚，回過頭去編他的『哲學史了』？西澐壓根兒不贊成『整理國故』的勾當，可是文存裏的頑意見，何嘗不是一些整理國故的勾當？文存『引我們上了一條新路』，哲學史便推我們『鑽到爛紙堆裏去』了嗎？老實說，胡適之哲學史確是吳老先生所謂『用意是要革命』，不過也如

吳老先生所說『容易發生流弊』，而引出了許多惡果，反足以消滅他努力所得的效果罷了。胡適之是應當『整理國故』，簡直這是他的本分！不莊嚴的說，胡適之先生確是一個最有魄力拿『國故耗子』的貓！我以為沒有貓的本領不配說貓不應拿耗子！貓天生『自己創造出來一個特殊的地位』，拿耗子的特殊地位了。

如若在我，我只有怪胡先生不應該不把哲學史編完，只有怪他不應該忽然立停了脚，去做『好人政府』的夢，好比一隻貓打著盹，竟讓鼠禍蔓延，添了些新生的耗子！西潒也知道新路不容易走，要披荆斬棘；可不知道『春風吹又生』的蔓草，更難得芟除；或者可以說他把耗子認做貓，而怪真的貓不該拿耗子。所以他明白的說過，『研究國故的人整日價的搖旗吶喊，金鼓震天，吵得我們這種無辜的人不能安居樂業，叫人不得不干涉。』一方面，我們可以承認他責備那般『新耗子』的跳梁；另一方面，他也就『主客』不分，黑白淆混了！因此，他要『這時候我們大夥兒一心一意的去尋求

新道德新知識新藝術』，『然後……在那半生不死的國故動物的喉嚨裏，殺最後的一刀。』真的，他自己也說了，『要是倒因為果的做起來，那一刀是萬殺不進去的。』我不知道那些新的道德，知識，藝術從何尋求？你那四五千年來的舊鬼，由祖宗的骨血裏不絕的隱留著，看你如何打的走？看你怎樣殺進你的刀！不錯，那些破舊東西不問他，儘管找新的來；請問你，鬼也在那裏儘量變面孔朦騙你，怎辦？不說別的，就像新近的時髦運動，什麼擁護國旗運動，我們且不問他們的究竟，但談思想便足感慨。我看『護旗』猶如『護辮』一樣。祖宗爲了不肯長辮子白送去許多腦袋，他們子孫却拼命要護著他們所不要的東西！許多人以為這面總督衙門的大旗是他偉大的民族精神的標識，却忘了是那時倉卒取用的，過往的革命志士爲了打倒這旗幟之下的專制勢力犧牲去多少的生命！還有想爲增進國民知識，也不過幾個書獃子的傻幹，定出『國語羅馬字』；竟遭了『護旗者』的詬病，其實從所謂『四目蒼聖』到疑古玄同先生們所寫用的

文字用途均是一般，什麼形式纔是國書，什麼形式便不是國書？什麼該擁護？什麼不該擁護？大約新的都較進步點，較適宜於變移的環境；然而自胡適之提倡整理國故的新方法以來，舊的膨脹，大家總有眼睛看到。一切的新事物莫不是受舊的擠壓，成功兩個大力對抗著，轉這宇宙之輪。丟開一面，專管一面，這是可以的，不過這相輔的輪盤終不能偏；新的開發了，舊的也得整理。整理國故也好像修理車輪——一隻老輪盤；——尋求新的道德，知識，藝術就好比裝配車輪——一隻新輪盤。造新輪子的要人，修舊輪子的也要人；然後纔能「運轉自如」。現在「弄一國故」那玩意兒，不見得不是時候兒。我們只要我們的有魄力的拿耗子的天貓不放棄他的本分，尤其是現在要大顯神通拿耗子！我們只要能不做耗子增加貓的困難，絕不必干預貓的事，看門的還是看門！現在的病根不在幹「整理國故」的勾當，而在幹各種勾當的人的不守本分，不盡本分！

貓捕鼠，犬守門，各執其事，各務其急；胡適之努

胡適之的力，陳西滢求陳西滢的新，那就挺好啦！

## 小品

## 七〇 「再生」——「覆誕」 紹原

下面是遼史禮志裏所敘述的「再生禮儀」。

凡十有二歲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前期祭門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與在再生室東南倒置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產醫嫗置室中一婦人執酒一叟持矢舩立於室外有司請神主降與致奠奠訖皇帝出寢殿詣再生室羣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釋服跣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每過產醫嫗致詞拂拭帝躬童子過岐木七皇帝臥木側叟擊舩曰生男矣太巫幪皇帝首與羣臣稱賀再拜產醫嫗受酒與執酒婦以進太巫奉襍褌綵結等物贊祝之預選七叟各立御名繫於綵皆跪進皇帝選嘉名授之賜物再拜退羣臣皆進襍褌綵結等物皇帝拜先帝諸御容遂宴羣臣

纂輯續文獻通考的人們注曰：

遼俗每十二年一行始生之禮惟帝與太后太子及額爾

奇木得行之名再曰生又名覆誕蓋以歲一周星因天道更新之象而預祓除之亦禳禱頌禱之義也史稱「始以三過歧木俾念母氏劬勞終拜先帝御容勗以敬承宗廟爲蘇爾威汗之善於垂訓」顧名思義或亦有取歟

討論：再生禮的意義，我看是很明顯的。在遼人心目中，每十二年必爲一個 Cycle 無疑。其時是各種新物出生之良機，但舊物則有衰亡凋謝之可能，但它們如能不死，則至少尚有續活十二年的希望。因此，人每次將滿十二歲之時，必須特別設法保護之，使他逃過這一個關口；而再生禮實在就是一個帮他過關的法門。行了此禮者又成爲一個初生的嬰孩，所以必定還能活十二歲。

再生禮想必是真正的生禮之重演。只可惜我不知道遼人的生禮，不能拿來和再生禮做比較。聖宗統和四年，皇太后兩次爲帝行再生禮，其儀節我又不知道，否則大可用之與禮志所載的禮做比較。因禮志所云是以子爲主體而母並不在場。我疑禮志裏皇帝跣足三過歧木是在那裏扮演母。換言之，我疑心皇帝所演的各節若由

皇太后親行再生禮時，似應歸皇太后扮演，而其時皇帝自己則扮演童子。但我也許完全猜錯了。

歧木是象徵什麼的？我初以爲是象徵母的，但細想纔知道說不通。若是象徵母，何必倒植三木之多呢？二月二十四夜我讀霍布金斯教授的「宗教之起源及演進」第二章，見頁二十五說起希臘和印度的女神和婦人們生產之時，身體依靠着樹；又說現在印度的孕婦，要拜一棵 Sham 樹，其儀節似甚簡單，僅供獻並燃燈，又令她繞樹走四遍。云樹中寓有火神之「靈」Shakti 舊譯「力」，俗傳行此禮則胎兒可得到佑護和暖氣。這些習俗，霍布金斯皆認爲相信樹善於繁殖故能催生之表示。未知遼人中亦有此種信念否。

選名一節，亦甚重要。假使在再生禮中是由七叟各立一名然後由皇帝親選，恐他的舊名也是經過相類似的手續纔得來的。新名是否用；如用，是與舊名合用或是代替舊名？這兩點我還不知道，但我以爲是很值得知道的。

讀大戴禮保傅篇者，若能參看這里所說的再生禮，未始不好。

我需要許多洋書線裝書而得不到，痛苦之至。

### 石勒的殺人

廢名

我們鎮上有一個八十歲的老和尚，——算來是二十年前的事，現在他是否還健在，我沒有回鄉，不得而知。他最喜歡招我去聽他講故事，說他當初是一個長毛，後來怎樣出家，一共打了幾年幾年仗，盾牌是怎樣怎樣的拿法。有一回他對我講石勒的殺人，說是他在營盤裏聽見弟兄們講的，今天我就借了我的筆述說他的話。

一少年，洛陽人，眼看當代一般士大夫都不中用，又不講臉，他終日只是騎馬射箭，上山打老虎。說是打老虎，回來卻總是挾一匹兩匹死兔。他看見了兔在草林裏跑，別的事情便都忘記了，一心非打死兔不可。因此他得了一個射兔李廣的稱呼。人家這樣叫他，多半還是笑他，笑他只會射兔，他自己倒默默的承受。可憐的

兔傷了他的心，是因爲王衍，王衍自比較兔有三窟，這裏失敗了，可以到那裏去。

一天他上東門玩，看見一個胡人平白的霹靂一叫，他就知道這胡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那時王衍也在那裏走路。他是認得王衍的，雖然王衍認不得他。王衍對那胡人瞧了又瞧，隨又走了。這胡人是石勒。他叫石勒趕快跑，否則要遭王衍的毒手。不過他沒有告訴石勒要加害他的人是王衍。

這人後來投在石勒的部下當兵，幫了石勒許多忙，石勒對於他言聽計從。石勒不肯違反他的意旨，不給他以高官顯職，所以終其身是一個無名偏卒。我們在下文不好怎樣稱呼他，且稱之曰洛陽人。

這天石勒把王衍這般人都活捉來了。

捉王衍的就是洛陽人。

王衍是從死人堆裏提出來的。他看了逃無可逃，鑽到一堆死屍裏去。晉家十幾萬將士都爲石勒的箭所射死。洛陽人抓出王衍，見他衣服上染了許多血，眼睛一

睜，道：

「你怎麼會有血？——濺死人的血！」

並無別話，帶着走。

洛陽人以爲王衍哭總會哭的——現在快要死了不哭嗎？以他千悲萬憤凝成的眼光回看一回看。

王衍想說話。

王衍的眼淚或者還當得洛陽人一看，英雄與奴才專就眼淚說，不能分出怎樣的明暗。一看他是想說話，洛陽人的腦殼掉上前去，比盤馬灣弓還要來得斬截。

日近黃昏，石勒的營幕戰馬嘯得利害，洛陽人的眉毛也可以殺得人死！

王衍等等綁在一塊。洛陽人去會石勒，見面共一聲——

「殺！」

「殺是殺，將軍要怎樣殺？」洛陽人問。

「殺得痛快就是一刀！」

「將軍呵，我們中國，多少仁人志士死在刀下，不

能用刀。」

「那麼山上有老虎，給老虎吃！」

「倘若這老虎有一日中了我們的箭，我們的箭也依然染了他們的血，箭不能用。」

石勒眉毛一皺，——放逐到漠外去凍死他？立刻知道這不對，漢朝有名的蘇武，胡人誰個不曉？而且容易傷洛陽人的心！

「餓死他！」

「唉，將軍不知道伯夷，叔齊嗎？那是餓死的！這樣，餓死兩個字讀起來沒有力量了。」

「投在水裏湮死他！」

「將軍越發說差了，屈原是投水而死！這樣，河魚不分賢不肖，只曉得是吃「人」！——人類有孤獨者，要看重屈原的「獨」字。」

「這叫我怎樣辦呢？我們有『要用草鞋底殺』的話，但那到底是氣憤不過的說法，——哈，有了，有了，你就把你剛纔所說的這些人告訴那般東西，叫他們

羞死！好嗎？——喂喂，你哭什麼呢？——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從來沒有看見你哭！」

「將軍呵，他們都知道，……從古如斯……人的悲哀……」

「什麼悲哀！我自有辦法，去！」

王衍等等見了石勒，雙膝跪下——

「大王……」

石勒霹靂一叫。

洛陽人在旁邊號咷大哭——

「這都是我的國人！」

就在這當兒，一排牆倒下去了，洛陽人的話無人聽清白。

從此石勒的營盤裏不見洛陽人。

老和尚說到這裏更加一句：現在晉史上載石勒排牆殺王衍，是因爲愛惜他，不忍加以鋒刃，完全與石勒的爲人不相稱。

(一九二七，三，十六。)

應該伸出頭來看看啦！

劉道玄

冬天過去春日回來，是氣候的轉變，亦新舊的更迭。雖然朔風尙烈寒氣猶存，只是以前的餘威，暫時憑借着對此生意初萌之機以肆其摧殘而已。

北京這個地方偏僻得很，氣候太不宜人，鎮日價暴露在西比利亞的風塵之中，南洋的暖氣被到的很晚；在表面上看來好像如此，其時活活潑潑的曙光已暗中充滿了大地，待時而突發，而放大，而靄照人類，時間的問題；何必對此殘威而有所畏怯，更何必望此春光而急的苦悶呢！

新陳代謝是進步的法門，用不着貪戀難捨，或與歎流涕作今昔之感。只是，烘在什麼「研究之室」「藝術之宮」的，春氣大作，不能再暖的在沙發上打盹；或伏在這「室」這「宮」裏揀他們的所謂國粹，玩他們所好的藝品，好像冬天罷，春天罷與他們無涉，不屑意去理這個；這類的人們，遇見這種變化，難免不介於懷，甚而至於賭氣不樂意這徧生萬物的活氣，不跑出來歡迎。也

許他們以爲自然之數用不着人們力致，也許以爲寒氣仍在，恐怕傷風不敢伸出頭來四下的瞧瞧。

誠然春天自己會來，不用人們費力；要知道，盡力得到的和光分外覺着溫柔，誠然，寒風凜冽輕意不出門的人怕傷了風；可是吸點新鮮空氣，炭氣薰蒸的腦子能多少得到清醒。衛生家的曠野深呼吸，不是存這個形式，而一般有志氣的青年奔走叫號，不是毫無意義的！

冬日天氣寒冷，在在使人怯懦，使人縮手頓足；尤其是北京這個地方，風是更烈的，空氣是更緊張的，黑土含砂，使行人不敢仰首，不能睜眼。雖是人們的不幸亦是造物的殘酷！然亦何嘗禁得住不在街上行走去他們的生活，怕是更激烈罷，除去少數入「室」進「宮」有福氣的先生。

人這樣的動物真也奇怪：不亦裸裸的露出來人態，偏以眼是眼，耳是耳的排出來爲難看，用薄膜似的紗巾把她臧起來，自以爲表現的是人態；其實，何嘗如此：手裏握着各色的眼鏡，遇見事物，則以適者帶上，

語絲

第二百二十五期

再則擺佈毒蝎惡蛇如圍巾項練於一般弱者的肩上。真正人態從生活的源泉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來，冷酷的自然冷酷，和靄的自然和靄，不容有所扮演，有所撓揉。熙熙攘攘中不知那樣的占大多數，雖然看外面都差不多。恨化學進步不到這麼適用：把他們拿來化驗化驗，看看是那一樣的人；再進一步，分析究竟是造物者的錯誤，還是五穀的作用。到了那時人類的面目或許坦白，同情心或能豐厚：自己覺着冷也許想到人家的衣服薄，自己覺到餓也許想到人家的糧食缺。再過更嚴冷的冬天許不至如斯的嚴酷，即令嚴酷或能有些少的溫柔藏在裏邊！

嚴酷最令人喪意。宇宙決不是永久這樣的；溫和不易得到，但不可不于嚴酷之中去尋找牠，擴大牠，使牠在嚴酷之中，有不破的根基，使牠在人心中有時溉的培育。有這點生氣的心存在，常足以欣慰自己的岑寂，奮進自己的退落，縱使環境施以壓迫，奸人下以毒螫。現在社會中總算有了變動，一大部分人總算有了覺悟，雖然還現着冷酷，這是暫時的現象，溫和一到總會

九一

銷退的；因爲生氣的要求，力量比什麼都大！至此，我感覺着快活，雖暴在烈風逼體的冷氣中。

這快活是不期然而然的，也許是由希望而發生的。冬天好像可怕，但這是新舊更迭必經的歷程。沒有冬天的嚴酷，盼望春天的心情便不親切；有志氣的人至此更有生趣，怯懦者也許喪心！

所謂更有生趣者，不是烘在氣煖的房中——如「室」者「宮」者——躺在沙發上玄思冥想於一字一畫的奧妙。性偏於此者儘可進去，若慕爲文雅，或在外怕冷，迫而屈意於所謂規則條例者恐怕有心靈上的不愉；絕對不如登白塔之巔，步什剎海之涯，看看枝上的小鳥，冰下的小魚，或悲鳴或游泳，得到一種不言而喻的同情。也許北風颳的更烈，空氣更覺着涼，使小鳥不能穩站枝上，然可由此至彼；使冰凍的更厚，然可由淺至深：環境自是環境，自己還是自己；束縛壓迫雖是這個世界的特有現象，似乎有什麼間隔，不能夠達到身上！遙望高樓卑舍，想及百萬同胞受朔風暴砂的摧折於黑土彌漫的空氣

之中，不覺的憤怒叫號，想托出二十四生地的大炮把「風伯」轟死，駛出百萬磅重的軋石把砂漠軋平！也許神怡氣爽學小鳥的飛跳，小魚的游泳；想起個歌兒來順口唱出。無論悲也罷，樂也罷，喜也罷，哀也罷而大怒，大笑，大哭是隨情之所適而立即做得出的。他人目爲狂妄，就爲狂妄，呼爲瘋癲，應以瘋癲，橫豎是內心的火燄燃燒出來的，性靈所表現的，管他們的胡說亂語呢！

在那形式馬路上走，塵砂常碰到臉上，走還是走；掀着字典查字，凍的手僵，讀還是讀。外面氣壓有時緊張，室內四周亦現冷淡，有時絕不理會，有時呆坐默思。下了雪，常執帚掃地，童心發動了就堆雪人；也常坐在案旁，從帘隙中靜看雪壓的弱枝的蕩漾。

這些都是去冬的陳跡；感覺到了，不知不覺的就表現出來。

暴風仍是這樣的吹，砂塵彌漫的北京，還得不到立春許久的暖氣！然溫和的種子無形中已密佈天空，靄照

人類的日期，當然不遠。現在我十二分誠懇的給燧「室」溫「宮」裏的人們送個信息——

「春已來了！應該伸出頭來看看啦！好生圍上圍巾，不至傷風了。」

十六年二月二十日于北京。

### 寫在「烈火」後面

黎錦明

「烈火」出版了有什麼希奇呢，也不過「雨後春筍」的一支罷了

此書編定時已在前年，還作了一篇無聊的序登在京副上。後來不知費了多少周折，纔承文學週報社介紹給開明出版，還被忝列爲文學週報社叢書。在這裏我應該感謝他們，然而我却確實是一個不知好意的莽夫。我不在任何「社」，任何「會」做黨員；我是「投稿」出身的，那種經驗也足了，現在我還只能抱定這種態度。現在的「社」自然有純正的，然也有所謂「狄克推多」式的；他們這樣來無非想振作自己的權威，拉許多青年或學者名人

來作「感情的交換者」。現在文壇的成見極深，我也不願意做這種成見的屈從者，擁護者。於是，我將「烈火」在開明獨立出版了。

這毋庸說，是一部淺薄的東西，藝術上的修養既微弱，所用的思想也淺陋而且殘刻。然我因爲淺薄得還可愛，所以不顧忌的將它出版了。我寫小說時除開衝動外全然沒有一點甯靜的修養，寫好了當時覺得還滿足便給它寄了去，不滿足的便丟去給老媽子換「取燈」了。我從沒有起稿的好習慣，作品不成熟也是必然的事；又當時喜在文中滲進些「怪僻」的思想，——就爲這些時常給許多人鬧些笑柄。如中有一篇「店徒阿桂」最後一段，我想描寫一個知識淺陋的英兵，道：「See Here lay a? died, Sorrali come.」朋友看了，便大笑我的英文不通至此。我真想不到「弄巧」反「成拙」，當時也沒想到這原來是傻。英國人無論知識低微，也決不會將自家的語言說得不通，還使用些字典裏沒有的字。這真給一張白紙污壞了，但也罷，我的英文原來是「半邊醋」的呀。

我的愚陋至此，其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相信全書除開兩三篇外，實在沒有成熟的，好在我還能自己看出。我想信要把作品給文壇上的大批評家大鑑賞家看是不中用的，有時他們將你的稿子在語聲嘈雜中一面談一面翻的定事了，說：『還可以，不過還有點幼稚……』我們得相信，這種『幼稚』的口氣是欺騙人家的，不知世界上有多少創作家了受他們的當了。

現在想起來實在有點愕然，因為我的「創作衝動」時代已去了，現在還不知道有多少留在大刊物的字紙裏，裏，下自己網密的紙層裏。我時常極其不信任自己，但現在卻又覺得這種方法有點兒「傻」。我時常感到極其懊喪，自慚，當大刊物編輯將我的作物丟回來之後；自然，我在這種情形之下，有時自然能發現自己的謬點，有時却也過于含糊了，使時常將許多心血擬成的東西在失意中丟了。這該是我失敗的一個大原因啊！

烈火出版之前，我漸漸有些覺悟了，便將兩三篇人家丟回來而自己沒有棄去的稿子湊在後面，便是：

「姐夫」，在「白話老虎報」沒有「閒話」以前投進去的，在有「閒話」兩月之後丟回來的，因為「太虛浮」。

「董夫子在畫室」，在晨副副刊大轉變時（時徐詩哲纔到任）投進去的，丟回來雖早，然那句評語是：『描寫尚未成熟，結構太單調。』

「懦夫」，在上海寫的，投給小說月報，丟回來的評語道：『……後半部太不自然。』

自然，這幾篇東西一樣的淺薄，在全書中各篇比較起來自要進步一點。現在我對自己却不能不加一點「信任」了，有時還粗蠻的來攻擊別人。……即現今純正文壇上的大村冠詩人大戲曲家「一笑置之」，我也只好「管你媽的」算了。以後，我便打算不作「我的批評」。

十九，十一，一九二七于，文天祥被抓處。

### 粵歌

聞國新

胡懷琛作中國民歌研究，有引兩廣山歌數首，自云出自漁洋詩話。偶閱池北偶談，知詩話所載，非全部之

詞，乃割裂數句而成者也。胡君未見此書，妄加徵引，殊使讀者有未窺全豹之憾，是亦讀書未博之故耳，考偶談卷十六云：

「粵西風淫佚，其地有民歌，猺歌，狼歌，獐歌，蛋人歌，狼人扇歌，布刀歌，獐人舞，桃葉等歌，種種不一，大抵皆男女相謔之詞。相傳唐神龍中，有劉三妹者，居貴縣之水南村，善歌，與邕州白鶴秀才登西山高台，爲三日歌，秀才歌芝房之曲，三妹答以紫鳳之歌；秀才復歌桐生南嶽，三妹以蝶飛秋草和之。秀才忽作變調曰：郎陵花，詞甚哀切。三妹歌南山白石，益悲激，若不任其聲者。觀者皆欷歔，復和歌，竟七日夜，兩人皆化爲石，在七星巖上，下有七星塘，至今風月清夜，猶彷彿聞歌聲焉。」

似乎是我們貴國人的通性：對於一種民歌的起原，每喜附會以一段有趣味的神話故事，若六朝時代的子夜華山畿諸曲都是如此。其事之有無可以不論，然這種神話亦頗有文學意味在內，我們不宜以其虛僞而輕視之。

也。

漁洋此記謂有吳淇者爲漳州推官，采錄當地民歌爲粵風續九。其民歌六首云：

(一)相思曲

妹相思，不作風流待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不見風吹花上枝。

(二)蝴蝶思花

思想妹，蝴蝶思想也爲花。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

(三)隔水曲

娘在一岸也無遠。弟在一岸也無遙。兩岸人煙相對出，獨隔青龍水一條。

(四)妹同庚

妹嬌娥，憐兄一個莫憐多。已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

(五)塘上

嫩鴨行遊塘柵上，嬌娥尙細不曾知。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

（六）妹妹相思

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

塘上一首並見於梁紹壬的兩般秋雨庵隨筆，又有蜘蛛曲云：「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漁洋詩話只有塘上妹妹相思二首的後兩句，胡氏誤認作一首，是其誤解民歌處，害人不淺。其二，三，四數首也僅錄其二句。同時李雨村詩話也記粵歌，有句云：「雨裏蜘蛛還結網，想晴唯有暗中絲」，本註云：「此詩以晴寓情，以絲寓思，樂府聞怨體也」。此語良是。民歌中如此類借用甚多：前者如唐劉禹錫的竹枝，後者如黃公度的山歌。但一詩而有三種不同之詞句，亦足見民歌踪跡之廣矣，

底下是謠歌：

（一）思娘猛，行路也思睡也思。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

（二）黃蜂細小螫人痛，油蕨細小炒仁香。鴨兒細小

著水面，表緣細小愛憐娘。

狼歌與獐歌所用方言至多，我們讀不懂，這裏不錄，唯蛋歌則又不然。

（一）錯畔行過蘇行巷，魚通水透到花街。木樨花發香十里。蝴蝶聞香水面來。

（二）蛋船起離三江口，只為無風浪來遲。月明今網船頭撒，情人水面結相思。

（三）鹿在高山喫嫩草，相思水面結麻紗。紋籐將來作馬匹，問娘鞍落在誰家。

我想兩廣山歌除了民歌是漢人所作外，其餘如上面所舉及刀歌擔頭諸歌全是散居於兩廣雲貴間苗蠻諸野人的山歌。它們的語意則多詠男女相悅之詞；刀歌等則是以歌詞刻諸表記上以贈所歡也。

十月六日

閒話拾遺

十四 拆牆

豈明

三月二十七日北京各報載，大總統令：「古物統

傳，文獻足徵，不獨金石圖籍有關考證者應加愛護，卽宮觀林木，締構維艱，剪伐宜戒，曾經該主管部署擬具保存辦法，以防毀傷販賣諸弊，但因事立制，未有通行定章，難保不積久玩生，所有京外各地方從前建築樹植及一切古物迄今存在者，應如何防護保存，著該管部署彙集成案，重訂專章，呈請通行遵照，並著稅務處妥訂禁止古物出口辦法，飭令海關切實稽察，以副政府範古模今，力維國粹之至意。此令。」

在內務部到處拆毀城牆，還擬砍伐日月壇古柏賣錢的時候，好人政府能夠發下這個命令，雖然不免是賊出關門，也總還有幾分可取。但是，我所覺得奇怪的是其中「京外」二字：照這樣看來，豈不是「京內」並不在內麼？那麼內務部（也就是「該管部署」）是可以剪伐販賣的，不過只此一家，並無分出，別人不得仿效罷了。內務部有了這個保障，儘可「放手做去」，拆賣一切京內宮觀林木，不愁沒有錢發薪水，苦的只是平民。我走過景山背後，見東邊一帶紅牆多已拆去，剩下牆北面的許多民家，被拆去了後壁，完全暴露在外：有的用蘆席遮蓋，有的沒有，只見三間兩間的空屋，屹立在殘磚斷

瓦之間，上梁皆露，三牆僅存，不似焚餘，亦如劫後，唯或壁上尚存紅箋吉語，表示日前曾有生人居住其中而已。嗚呼，受者傷心，見者慘目，不圖在反赤之京都而遇此現象也。雖然，此內務部之政事，又有大總統令許可，泰山可移，此案不可動矣。小民露宿，先朝露以何辭；老爺風餐，豈此風之可長？非小人無以養君子，聖訓昭垂，安可違耶。

十五 「曳白」

豈明

大約因爲是雷厲風行地搜捕學生的緣故罷，大家嚇的目的口開，逃難還來不及，所以近來閒話的投稿大見減少，這回幾乎一篇都沒有，要我們自己來包寫。山叔老人呢，本來是很肯幫忙的，只要催他一聲，總會把他所戴了老花眼鏡寫下的背時的老話抄一兩篇送來，現在也因春分節氣的影響，腰痛復發了，說這一次實在沒有辦法。但是我也實在寫不出。懶人詩云，「春天不是讀書天」，此其一；「俗務蝟集」，此其二；但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其三，即是頭腦的疲倦。講到事務，其實並不多，身體也決不至于過勞，可是頭腦却的確已經疲倦極了，因爲天天看報的緣故。我不是政治家，要來討論三

民三愛三什麼主義之優劣，但人是「政治的動物」，我也就不免要留心來看中國政治的消息。玉皇上帝，這是怎樣的現狀呀！我們在北京，從報上幾乎看不到什麼真的，或善的美的消息來。大抵這邊的事都是「環球咸欽」，那里的全是「人神共憤」；或者對的？或者不對？全要靠我們自己去想，却又往往想到昏頭搭腦，還是莫名其妙。冤枉冤枉！白費精神，真與看三日三夜的戲文無異。但是頭腦疲倦總是事實，連閒話都沒有興致講了。「長安居，大不易，」古人之言，良不我欺：即使沒有內務部的老爺來拆我們的後牆，天天聽這些新聞與談話，也就儘夠受用，若是弄上一年半載，還不變成軟腦症麼？

十六 戀愛偈

豈明

再抄一首希臘古歌，當作閒話。三月三十日。

Khalepon to me philesai—"Anacreontics".

不戀愛爲難，  
戀愛亦復難；  
一切中最難，  
是爲能失戀。

聖道會的消息

豈明先生：

自從去年在益世報上看見安國軍秘書廳長任毓帥組織聖道會的消息以後，非常的高興「之餘」，也曾將那消息報告給語絲的讀者。（見一二二期閒話卅。）以後天天都在盼望聖道會宣言的公布；然而一天一天的等了兩個多月終於沒福拜讀。直到前天偶然跑到學校閱書室去，却意外地發現了一本很薄的「中華民國聖道會緣起及章程」。這一喜非同小可，當即向管理人借出恭讀。本想寄給您看的，但恐怕同學們等着要看，只好「不惜工本」將緣起全文抄給您看吧。又下面的文句原本是用大號字排印的，大約是所謂「警句」之類的東西：合併聲明。

民國成立。十有五年，日尋干戈。至今未已。學舍荆榛。弦歌不作。於是共產異說。乘我學術之日廢。浸淫而入。更有西方異族。包藏禍心。爲之陰驅而陽迫者。洪水橫流。莫知所屆。非但國基動搖。長此以往。必使數千年之文獻。馴至淪亡。我中國立國於世界爲最古。三代以還。風教優美。遭周之衰。異說紛起。孔子憫道之

鬱滯。釐而定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通古今之變。易以道化。禮以節文。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樂以發和。春秋以道義。撥亂世而反之正。學者至今則之。實中國立國之大本。一。是爲東方文化。保之勿失。方足與世界各國相周旋。自前清道光末季。政治不修。歐美各國適因機械發明。富力澎漲。資本主義。因而產生。扶植資本主義。必兼採帝國主義。其勢力駸駸東漸。如雙輪之並進。中國當積弱之餘。拒之不得其道。遂陵夷八十餘年。種種喪權。與東方諸弱小民族。同受侵略。凡具國家思想者。莫不痛心。資本主義發達。則勞動階級隨而增加。帝國主義振興。則弱小民族因而征服。前者必釀成階級鬥爭。後者必釀成民族鬥爭。此世界之公例。於是有社會主義。惟社會主義。實因國情而異。建立共產社會。非產業成熟之國。不能實現。是德人馬克思之原則。中國富棄于地。又爲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所扼制。雖欲依社會化之途徑。謀經濟之發展。其道無由。貧富階級不甚懸殊。且同受外人之朘吸。欲鼓勵階級鬥爭。必至同歸於盡。故今日中國所處之地位。非拓展國力。保持東方固有之文化。實行國家主義。不足圖存。先謀

脫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羈絆。改正條約。對外則剷除壓制。以培國富。對內則扶植生產。以息民生。庶國家命脉危而復安。斷而復續。近者國人痛邦基之不振。主張解放民族。本全國心理之所同。惟以憤慨之餘。共產學說。因而並進。外人乘機操縱。欲將我東方文化。掃蕩無遺。此則不察國情。稍一不慎。必歷萬劫而不復。資本主義極盛。政府不能遏其流。社會主義極盛。國籍不能爲之限。此兩者誠相因而至。惟環顧世界各國。國家主義尙如日中天。當歐戰之初。各國社會黨議員一致投票贊成本國戰費。一此即國家主義之發動。其例甚明。且遠如日本維新。除封建。改條約。一躍而轉入經濟發展之途。以數千年立國之精神。與世界相見。國運遂蒸蒸日上。近如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諸國。三四年來。次第獨立。完成民族之解放。而赤化之禍能制弭於機先。不爲第三國際所控御。此則更爲顯著者也。至於社會主義之根源。實本人民生計。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所調劑。其勾萌引達。即資本主義所造成。我中國以新興之勢。本無資本主義。宜乘此時會。進而謀社會之安全。是在勵行社會政策。德意志新邦。即取徑於此。孔子曰。不患

寡而患不均。孟子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我中國以道德爲基礎。本早防有產無產之偏畸。是卽社會政策之精髓。亦卽東方文化之特色。宜本此原理。制定方案。與時推移。使貧富相調。國基永安。立一國於世界。必有一國之精神。爰發起聖道會。與海內賢哲。共同商榷。國運雖新。國魂不墜。源遠而流長。本深而木茂。保國保種。胥此是賴。其有愛國憂時之士。盍興乎來。

一千多字的皇皇大文總算抄完了，在這雪後的春天晚上，沒有生爐火的房間裏，也不免有點冷呢。但一想到「保國保種胥此是賴」，又安敢因怕冷而不爲之盡力宣傳乎？（緣起之後，接着便是章程，本第一條「本會以宣傳聖道主張正誼糾正邪說挽救人心」的宗旨條比較重要外，其它都無關大旨，恕不再抄；如必要知道的人，可寫信去要，反正章程上說，「本會依據前定宗旨得刊發書籍等件隨時分布概不收費以盡指導社會之職」的。）

要抄的東西也已抄完了，根據「冒，叙，論，斷」的「古文筆法」時，則前三步工夫都已做完，自然應該做第四步——「斷」的工夫，——發點議論了。可是不

幸得很，因爲要抄那篇緣起，既經湊了不少字數，假如又還要發什麼議論時，豈不把語絲變成「聖道特刊」了麼？而且，我對於「聖道」這東西的意思也約略地在閒話卅上面說過，用不着再囉囉嗦嗦了。但我對於這篇緣起另外還有一點意思，要順便在此交代：便是，（一）大帥們的得意之作的一蚩尤就是赤化之尤」和「公妻」的兩種學說沒有被採用，是最大的遺憾；（二）這篇緣起假如把其中的聖道會等字樣除掉或改一下子，則澈頭澈尾（其文章，其意思）都是屬於醒獅一派的——簡直是醒獅派大文的「燒直」（Adaptation）；（三）緣起所含的意思且不說，卽就其能引用什麼東方文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政策，階級鬥爭，德意志，土耳其，……等名詞的一點說，也已足證明其比別的那些人識字識得多了，——甚至和那些在歐洲吃過幾年洋飯的醒獅派諸公的見解差不多，更足見其不凡了。

好了，就此打住吧。末了，希望儘多多發表意見，以利聖道之進行，而維國魂於將墜，不勝厚幸之至。

赴北大中山逝世二週年紀念會回來之晚上十二時半，冰川。